

关河五十州★作品



彭大将军

新鲜史料、独家解密彭德怀的戎马人生和命运沉浮
真实再现彭大将军『横刀立马』的战场霸气



看书扫这里

和阅读方式：

编辑短信 搜彭大将军 发送至10658080

手机也能随时随地阅读本书

中国出版集团
现代出版社

彭大将军

关河五十州★作品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彭大将军/关河五十州著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15.7

ISBN 978-7-5143-3769-3

I. ①彭… II. ①关… III. ①彭德怀(1898~1974) — 传记
IV. ①K82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26520号

彭大将军

作 者 关河五十州
责任编辑 张 霆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邮政编码 100011
电 话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网 址 www.1980xd.com
电子邮箱 xiandai@vip.sina.com
印 刷 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
开 本 710mm*1000mm 1/16
印 张 21.25
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3769-3
定 价 39.80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目 录

第一章 红色旋风 //001

彭德怀第一次见到毛泽东，是在宁冈县（现为井冈山市）一个农户家里。毛泽东不但具有彭德怀所不具备的理论水平，而且无论是井冈山时期，还是反“围剿”，都显现出了一定的雄才大略。彭德怀颇为敬服，视之为大哥。

第二章 谁敢横刀立马 //035

彭德怀顿时警惕起来，他在湘军里面一直做到团长，送光洋意味着什么，至此便完全明白了。他对黄超说，我和你们张主席没见过面，“我的困难是部队的困难，你这两百块光洋我不要。”后来彭德怀多次对杨尚昆说：“我是行伍出身，对旧军阀的那一套我还不清楚吗？张国焘算什么东西，把我看成军阀了！”

第三章 一锤子收拾它 //069

据说对张学良发动兵谏起到进一步影响作用的，就是山城堡之役。

作为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打的最后一仗，山城堡战斗虽然谈不上是什么大战役，然而对张学良的震动很大——红军一退再退，却仍可以消灭胡宗南一个旅，其战斗力之强可以想见，这一下子就坚定了他和红军联合抗日的决心。

第四章 我看可以开始行动了 //113

照片中的彭德怀身穿黑色皮夹克，打着整齐的绑腿。他背靠壕沟，一条腿蹬在工事前面的土壁上，大半个身子都暴露在工事的外面，但神情专注，对周围可能发生的危险更是不屑一顾——临时指挥所距关家垴山顶仅五百米，而日军三八大盖的最远射程可达一千米！

第五章 搭起来再干 //151

通过观察，冈村发现八路军对军纪的要求极为严格。有一次在行军中，日军从路旁树上摘了一只梨子，扔给在押的八路军俘虏，结果俘虏拒绝接受，说农民的东西不能随便吃。这不是偶然现象，表明八路军官兵已经对此形成了习惯，即便在没有长官约束的情况下，也不肯破例。

第六章 谁都不怕 //189

在解放战争初期，近迫式对壕作业的战法颇具首创精神，直到一年多后，它才在淮海战役中得到大规模运用。毛泽东对彭德怀以军事民主来寻找对策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，他后来曾对华北野战军司令员陈毅说：“你们要好好学习西北部队的民主作风，特别是战斗指挥上的民主。”

第七章 叱咤则风云变色 //219

正在气头上的彭德怀犹如被火上浇油，只见他将右手重重地往桌

案上一拍：“不要骂？你梁兴初没有打好，就是要骂你！你延误战机，按律当斩，骂你算客气的！我彭德怀别的本事没有，斩马谡的本事还是有的！”此话一出，整个会场顿时鸦雀无声，众人噤若寒蝉。

第八章 不到长城非好汉 //257

在世界范围内，任何大的战争都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深刻的历史和文化背景。“联合国军”实际上是以西方国家为主组建的联合武装力量，而自近代以来，在东西方军事冲突中，西方始终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。这次吃了这么大的亏，还是吃在以往军事力量被认为不值一提的中国人手上，让西方社会深感震惊。有人预言：“成吉思汗的子孙们（此处暗指中国军队）马上就会席卷整个朝鲜半岛。”

第九章 请为人民鼓咙胡 //301

在毛泽东讲话后，与会者很快就意识到，其锋芒所指正是彭德怀的“意见书”，大多数人对情况突然变得如此严重都缺乏精神准备，感到惶惶不安。毛泽东不指名地对“意见书”逐一进行了批驳。他还说，现在有的同志动摇了，“他们不是右派，却滑到右派边缘了，离右派只有三十公里，相当危险”。

第一章

红色旋风

红五军和红四军会师井冈山，开庆祝大会的当天，讲台忽然坍掉了！

台下议论纷纷，有人说不吉利呀，怎么正好就这个时候坍呢？朱德颇能镇得住场，他微笑着站到台架上，大声说：“不要紧，坍了搭起来再干嘛！”

这个偶然事故和朱德的讲话，给彭德怀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在以后的军事生涯中，每逢遇到最危急的时候，他经常会用“搭起来再干”这句话来鼓舞部下和自己。

庆祝大会开过之后没多久，井冈山就真的遭遇了一次“台坍”。1928年12月上旬，蒋介石调动湘赣两省6个旅约3万兵力，分五路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大规模“会剿”，井冈山山区被严密封锁。

井冈山有五大哨口，哨口之内，人口不满2000，产谷不到万担，要长年供应部队的粮食非常困难。红军的生活也因此极为艰苦，官兵平时只能吃红糙米以及缺盐少油的南瓜、野菜，部队提出口号要“天天吃南瓜，打倒资本家”，有的战士便在下面说怪话，将口号换了个顺序：“打倒资本家，天天吃南瓜。”晚上睡觉，连被子都没有，大家盖的全是“金丝被”和“黄丝绢”，其实就是稻草。

总之一句话，吃饭穿衣是大事，但井冈山不能解决这个问题。遭到封锁后，物资供应更加捉襟见肘，时近隆冬，山上又冷又没有吃的，此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到井冈山外围去打仗，以获得必要的补给。

为此，毛泽东主持召开联席会议，决定由红四军出击赣南，一方面解决部队给养；另一方面通过“围魏救赵”的办法来解井冈山之围。

留守井冈山的任务交给了初来乍到的红五军，但当彭德怀向红五军军委传达这一决定时，却立即遭到了大部分人的反对。

空城计

红五军是彭德怀从平江拉出来的起义部队，其主体属于湘军一部，彭德怀任团长的那个团更被称为湘军的模范团，但是起义之后，红五军被不断围追堵截，部队损失很大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彭德怀将余部与游击队合编，组建三个纵队。他将一个纵队留在湘东，自率两个纵队前来井冈山，以便与红四军取得联络。

可以说，红五军最初上井冈山的目的只是为了联络友军，而不是待着不走。军委委员们提出，既然联络的任务已经完成，部队就应当返回湘东，要不然留在湘东的纵队很可能独木难支。再者，山上的红五军一共才800多人，要抗击超过自己许多倍的敌军，实在是没有多少胜算。

彭德怀则认为，既然会议已决定让红五军留守，大敌当前，还是应以全局为重，哪怕红五军为此做出牺牲也是值得的。

彭德怀出身极苦，小时候做过乞丐。据说他有一次带着弟弟出去讨米，正碰上一户人家盖房子，主人家要讨个吉利，就问他们：“你们是不是招财童子呀？”

彭德怀摇摇头：“不是，我是叫花子。”他弟弟反应很快，马上便接茬说：“我是招财童子。”主人听了很高兴，立即让弟弟吃了一顿米饭和肉，而彭德怀既没讨着也没吃着，最后饿昏了过去。

俗话说得好，三岁看大，七岁看老，彭德怀的这种性格并没有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得到根本改变。他深知留守井冈山的任务有多么艰巨和危险，同时也知道红四军的难处——红四军全部人马也不过五六千人，到外围作战，集中兵力很重要，如果再分散留守井冈山，力量会更加单薄。

在彭德怀和军党代表滕代远的极力说服下，原先持有异议的人终于放弃了返回湘东的想法，同意承担守山重任。

红四军离开井冈山的第三天，湘赣“会剿军”代总指挥何键便发觉了红军的分兵动向，他急忙调整部署，除派两路兵马对红四军展开“追剿”外，其余三路全都用于对井冈山实施“进剿”。

在此之前，红军已取得过一次保卫井冈山的胜利，这就是黄洋界保卫战。毛泽

东还据此写出了著名的《西江月·井冈山》：“黄洋界上炮声隆，报道敌军宵遁。”

黄洋界保卫战时，红四军用于留守井冈山的仅为一个营和特务连，作战时因兵力太少，连轻伤员和拿着梭镖的老百姓都上去了。有人认为，既然留那么少的人都能守住井冈山，彭德怀和红五军也应该有把握。

问题是，局势在不断变化。近代以来，特别是自清政府被推翻之后，全国各地都处于武装割据状态。随着国民党实施“二次北伐”，虽然南京政府名义上统一了全国，但蒋介石能够完全控制的地域，实际只有江浙闽淮四省，对湘鄂赣豫四省是半控制，其他如两广、西南、西北、东北，都跟他老蒋没有多大关系。

黄洋界保卫战之前，“二次北伐”刚刚结束，蒋介石尚未能集中精力对付红军。参与“会剿”井冈山的湘赣两省之间也向来是你防我我防你，湘军到江西，赣军到湖南，都属于受限制的越省行动，而井冈山正好处于湘赣边界，很容易就让两边变得束手束脚。“会剿”时，湘军和赣军事先既没有商量好，临阵也不互相配合，作战时只有湘军从湖南一个方向发动进攻，江西的赣军根本就没有露面。

这次不一样，蒋介石亲自协调，湘赣两军都出动了，据初步估计，仅直接进攻井冈山的部队就至少是留守部队的20倍。另外，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本身也有其特殊性，或者说偶然性。很多人都以为黄洋界保卫战打得如何如何，起码场面很激烈，但实际上并没有怎么打，红军连伤兵都没有。湘军倒不是没有大打的本钱，事实上，他们有两个团用于进攻黄洋界，而红四军扼守黄洋界的连一个营都不到，真要大打的话，黄洋界当时就守不住了。

红军最后之所以能够取胜，主要还是唱了一出“空城计”——湘军的通信联络技术较差，无法掌握红四军主力的准确动向，红军只是在黄洋界用一门刚修复好的迫击炮轰了一下，他们就误以为红四军主力回到了井冈山，由于害怕吃亏，连夜就班师撤走了。毛泽东讲“宵遁”，即是指黄洋界一战是敌人自己撤的兵，而不是被红军给直接打跑的。

到彭德怀留守，何键已经清楚地知道红四军并不在井冈山，这时候即便你想唱“空城计”都难了。

打推磨仗

何键三路“进剿”的哨口分别是黄洋界、八面山和白泥湖。因为山上兵力太少，彭德怀没法配置预备队，只好在一开始就把所有部队都拉上去，一个萝卜一个坑地安置在防守阵地。

井冈山防线真正被击破，不是在黄洋界，而是在八面山。这一路敌军是硬冲上来的，在他们发起冲锋之前，守军的阵地工事就都被山炮给轰垮了。

黄洋界是红五军扼守的重点哨口，此处地形险要，进可攻退可守。见硬冲比较困难，敌军便让一个药农带路，沿着山门小路从黄洋界背后实施了包抄。

山头上的红军正在煮饭，就听到下面有好多脚步声，像是踩在冰上喀嚓喀嚓直响，后来才发现是敌人爬上来了。爬上来的敌人实在太多，根本就打不退，哨口很快就失陷了。

继八面山、黄洋界之后，白泥湖也被突破。为了避免全军覆灭，彭德怀只得下令突围。为了尽可能避开敌人的正面阻击，部队必须在悬崖峭壁，或者只有猎人和野兽出没的小道上攀行。

时值严寒，天下大雪，山上积雪尺许，加上又要作战，行军之艰难不言而喻。其间，彭德怀的战马在过独木桥时掉了深沟，因为情况紧急，也没来得及将马牵上来。

失了马倒也罢了，主要是马背上还有干粮袋。所有突围官兵，谁身上带的干粮都不多，彭德怀便没有将这件事告诉别人，因此接连饿了两天，一粒米都没有下肚。

很多年后，彭德怀遭到批判，失守井冈山的这段往事又被重新翻了出来，说他是故意不要根据地。老彭的火药桶脾气顿时就被招惹了出来：“让他（指批判者）去胡说八道吧，谨慎点吧，防止某天一跤跌倒，跌落自己的牙齿呀！”

在井冈山，彭德怀忍饥挨饿，率部击破了敌人的三重包围圈，成功突围之后与红四军再次会合于瑞金。听他讲述完失守经过，毛泽东沉默良久，说这次很危险，不应该让你们留守井冈山。

朱德说得好，台坍了不要紧，要紧的是搭起来再干。就在井冈山失守不久，外部局势就发生了新的变化，蒋介石与广西新桂系的矛盾不断激化，并最终爆发了蒋

桂战争，而新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采取拥蒋反桂的策略，又使得蒋桂矛盾迅速扩大为湘桂矛盾。

一群人你拉我扯，都不再关心井冈山和红军，“会剿”于是匆匆结束，进攻井冈山的湘赣军也撤走了。眼看新的发展机遇已经到来，彭德怀决定东山再起，他不仅回师井冈山，而且还与湘东留守纵队会合，把湘赣、湘鄂赣、鄂东南等几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。

与一些毕业于知名军校的军人不同，彭德怀是行伍出身，文化水平较低，大致只相当于民国时的小学水准，后来入湖南讲武堂就读前，因为怕听不懂军事课程，还专门恶补了一下初中程度的自然科学知识。可以说，彭德怀最初的军事素养并不是很高，指挥打仗主要还是靠个人悟性以及经验的不断积累。

彭德怀本身具备很好的战场感觉。在从井冈山突围途中，部队找到了一座大村庄休息。吃过晚饭之后，彭德怀提议立即出发，哪怕走出五里地再宿营也好。因为他觉得这个村庄离公路太近，附近渡口又有电话，敌人如果得知红军行踪，半夜就可以扑过来。

众人饥疲交困已达极点，哪里肯动身，都说第二天拂晓出发也没有什么问题。就连一向和彭德怀关系融洽，也基本不干预军事指挥的党代表滕代远都持反对意见，把老彭给气了个半死。

晚上彭德怀辗转反侧，怎么都睡不着，于是干脆到各连察看，发现所有人都睡得很死，甚至哨兵都睡着了。

也幸亏他没睡。大概在深夜一点的时候，传来了子弹飞啸的声音，敌人果然来袭。正在外面溜达的彭德怀赶紧让号兵吹响紧急集合号，部队迅速在村外集合。虽然因仓促应战，部队受到不小损失，但终究还是没有被人家给连锅端掉。

战场感觉这东西可以说是天生的，也可以说是打仗打多了，积累出来的，因为打仗跟世间的其他技艺都有一个相似之处，那就是可以熟能生巧。仗打多了，彭德怀不仅在指挥上越来越纯熟，而且还深入掌握了游击战的理念。

游击战的首个实践者，当属“红军之父”朱德。朱德出自滇军，他打游击最早是从云南土匪那里学来的。云南的土匪经常这里一伙，那里一伙，他们的队伍不能集中打，只能分散打，由此便产生了游击战。当时还没有游击战这个词，朱德根据

军事术语，将之称为“分散动作”，也就是分散开来打的意思。

其实井冈山也有这样的例子。过去山上出过一个土匪，叫朱聋子，后来被北洋政府招安了。朱聋子有一句名言：“只要会打圈，不会打仗不要紧。”毛泽东说，朱聋子仅仅会打圈就能活下来，我们既会打圈，又会打仗，还怕什么？

游击战既可以具体化为简单的“打圈”，也可以抽象为一种高超的战略战术原则。后来毛泽东正式命名游击战时，就总结出“十六字诀”。按照游击战的基本原则，彭德怀在与敌军作战时，经常指挥大部队跟敌人兜圈子，趁对方一不留神就跳到其侧后，既使敌人摸不着头脑，又让他们疲惫不堪，这时候部队再在运动中歼敌。国民党军称之为盘旋战术，红军则叫“打推磨仗”，实际上已将游击战进化为带有游击智慧的运动战。

在短短三四个月时间内，彭德怀靠“打推磨仗”，迅速将红五军扩展到5个纵队3000人的规模，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突然被卷入了一场扑朔迷离的“王袁事件”。

山大王

“王袁事件”的主角王佐原先当过裁缝，后来上井冈山做了土匪。袁文才是他的结拜兄弟，大革命时期的党员，同时也是王佐的灵魂式智囊。

王佐深谙兔子不吃窝边草的道理，平时号称“打富济贫”，不仅从不侵扰井冈山的老百姓，高兴了还真的会“济贫”。比如他通过“打富”捞了许多光洋，这些光洋他根本花不完，有时下雪的时候就拿着光洋往雪地里抛。老百姓看见了便上来哄抢，王佐在一旁哈哈大笑。

时间一长，王佐在当地拥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。红军刚上井冈山时，连向老百姓买个鸡蛋，人家都要问这事王佐知不知道、王佐同不同意。后来毛泽东对王佐说：“你们的工作做得好哇，我们战士买个鸡蛋都要通过你呀！”王佐面红耳赤，支支吾吾地回答说：“没……没有这个事……”

毛泽东是个非常聪明的人。未上井冈山之前，就有人提出要用武力解决王佐，毛泽东说绝对不能这么干。他向大家解释，王佐是旧式的山大王，这种旧式的山大

王多得很，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朝代能将他们完全消灭。红军要做的，不是消灭山大王，而是应该把他们争取到自己的队伍中来。

除了“旧式山大王”的说法外，王佐也可以被视为群众领袖。中国当时许多地方都有群众领袖，例如陕西有刘志丹，赣东北有方志敏，在成为红军领导人之前，他们和王佐一样，在当地民间都有一呼百应的影响力。在毛泽东看来，群众领袖不管有多少缺点，只要群众听他的话，就要予以承认。后来到了陕北，毛泽东二话不说，就把还关在牢里的刘志丹放了出来，这一举措对团结陕北的地方力量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。

在井冈山，毛泽东采取的是同一策略。他一上井冈山，就主动送枪给王佐和袁文才作为见面礼，并且声明：“我们来，不缴你们的枪，也不编你们的部队。以后你们放心守山，我们出去打仗。”

王、袁投桃报李，对毛泽东十分服膺。有一次，毛泽东的脚走烂了，住在袁文才家。袁文才招待得十分周到，他还对自己的部下说：“毛委员（毛泽东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）就像皇帝左右的大臣一样，招待好他，我的赣西总指挥还能当（袁在大革命时期当过赣西总指挥）。”

事实上，如果毛泽东不竭力争取王、袁，红军在井冈山是站不住脚的。从失守井冈山这件事也能看出来，这两人在当地具有多大的能量——王佐仅有1个营3个连，但在红五军被迫突围后，他们仍在井冈山坚持了下来，国民党军愣是伤不得他们分毫。

这时王、袁的部队已经编入了红军，但他们不属彭德怀直接指挥，其上级机关是湘赣特委，而事情也就出在王、袁与特委的关系上。

湘赣边界和两广地区类似，自古以来就有土客矛盾，也就是土籍人和客家人的矛盾。土籍人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，客家人则是战乱年代为躲避战乱，背井离乡逃到南方的北方人。土籍人占据着适合农耕的平地良田，而客家人却只能居住在对方不愿意居住的山区，两大族群互相之间的那种敌视和仇恨，早已是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

王、袁是客家人，湘赣特委的负责人大部分都是土籍人，一个有枪，一个有权，根深蒂固的土客矛盾让他们谁看了谁都不爽。另一方面，王、袁又只服毛泽东，毛

泽东讲的话，他们愿意听，对于其他人包括湘赣特委的话，就不太愿意听。

王佐没文化，大的主意都听命于袁文才。袁文才稳定，王佐就稳定，袁文才若是有所波动，王佐也一定会波动。毛泽东曾经亲口告诉彭德怀，袁文才这个人很狡猾，名堂很多。于是在离开井冈山时，毛泽东就任命袁文才为红四军参谋长，带其一道行军打仗，以便减少井冈山以后工作的难度。

未料当时中央有个很“左”的文件，说对土匪首领应“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”，而文件又正好被随军的袁文才看到了，后者连忙逃回了井冈山。王佐不识字，袁文才就将那段原文念给王佐听，并且对王佐说：“我们怎样忠心，他们也是不会信任的。”

湘赣特委早就想除掉王、袁，有了中央的尚方宝剑和袁文才“脱逃”这条罪状，便更觉得有此必要了。1929年秋，中央派员到湘赣边界巡视，湘赣特委添油加醋地对此进行了汇报，中央代表于是要求不折不扣地按照文件精神处理王、袁。

湘赣特委有权，但无枪，靠自己的力量动不了王、袁。于是特委负责人便深夜赶到红五军军部，请求彭德怀调动兵力。彭德怀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情况是：王佐、袁文才要勾结地方民团叛变，两人还强迫特委把边区武装交出来，说这话时，王佐甚至把驳壳枪往桌上一摆，近乎就是在威胁特委！

王、袁居然要叛变，彭德怀在大感意外之余，却也觉得不无可能。

死对头

对王、袁，彭德怀内心里并不是没有看法。他向上级报告说，（王佐部）“现在各人经常有四五个老婆，生活非常舒服”，而且“守山成性，守不过劳苦，打不破恶习”。

彭德怀十岁讨饭，十一二岁做放牛娃，十三四岁到煤窑做童工，十五岁当堤工。因为常常需要弯着腰做苦力，他的背一直都有些驼。悲惨辛酸的个人经历，很自然地使他看不惯一切土豪以及“土豪生活”，尤其王佐部已经编成了红军，还来这一套，更使他觉得不能接受。

当然看法归看法，彭德怀也知道要团结这些原来的“山大王”，而且有一段时

间，他和王佐之间相处得还算融洽。特别是在两军协同作战期间，有了枪弹物资等战利品，第五军都是与王佐部平分，王佐对此很是满意。

转折点是在袁文才逃回井冈山后，王佐变得有些难以捉摸了。有一天黄昏，彭德怀一个人去找王佐，本来是想解除王佐的疑虑，但王佐总是王顾左右而言其他，导致两人话不投机。黄昏后，滕代远派传令兵接彭德怀回去，王佐的哨兵喊了一声口令：“站住！”

王佐在屋里听到后非常紧张，立即把手枪掏了出来。彭德怀坐着没动，说：“这里没有敌人嘛！”接着又向屋外喊道，“传令兵同志，你来干吗？”

传令兵回答说：“党代表要我来接你，怕路上有狼。”

通过这件事，彭德怀就知道王、袁猜忌心很重。听特委一诉说，他也觉得有出兵干预的必要。

在与湘赣特委召开临时联席会议时，彭德怀的意见是，先趁夜包围王、袁，等天明弄清情况后再做决定。

可是特委哪里肯就此放过自己的死对头，在第五军冲进王、袁所在驻地后，特委的一个负责人当即掏枪将袁文才打死在床上。王佐听见枪声，赶忙跳墙逃跑，结果在逃跑过程中掉到河里淹死了。他们带出来的部队随即也被特委予以解体和收编。

“王袁事件”在湘赣边界引起巨大震动，客家群众对此极为愤怒，认为这是湘赣特委在公报私仇，打击客家人。王佐、袁文才原先虽然防范红军，但实无叛变之心，事件发生后，他们留在井冈山的余部便真的“通电反共”，编入了民团。

红军几次派主力攻打井冈山，都再也没有能够夺取这一天造地设的游击基地。听到王、袁被杀的消息，毛泽东禁不住跌足长叹：“这两个人杀错了。”彭德怀事后也对此做了反思，认为王、袁不该杀，杀掉他们，让红军吃了苦头。所得出的教训是，不该偏信偏听湘赣特委的话，没有做什么研究就仓促行动。

老彭在处理“王袁事件”中固然有错，但除了应特委要求调兵外，他本人并未在这件事情上存有私心。后来有人指责彭德怀是想借机吞并王、袁部，贪的是人家的武器弹药，他立即予以否认，并且声明：“我要是从袁、王所部拿回一杆枪，甘愿偿命赔罪！”

虽然再未能控制井冈山，不过红军的发展仍相当顺畅，其外部的直接原因就是中原大战的爆发。当时，北方的阎锡山、冯玉祥，南方的李宗仁、张发奎，所有反蒋派别皆联成一气，挽起袖子跟蒋介石干上了，没人再管得了红军的那一摊是非。

彭德怀抓住这一有利时机，频频向敌军发动进攻。在连续不断的作战中，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打仗风格，那就是一个字：猛！

彭德怀打仗猛，是大家公认的。过去在遭到敌人包围时，四面都被围得紧紧的，没地方跑，他就带着队伍往山下滚，路上碰到茶杯粗的树，一咬牙就给扳倒了。现在攻起来同样是一往无前，最多时，他一天打过八仗，照样生龙活虎，冲锋陷阵。

这种作战风格与个人的性格特点之间颇有关联。平江起义前，在彭德怀经常看的几本书中，有一本是《水浒传》。有人就问他：“你像水浒里的谁？”老彭很直截了当地回答：“有些类似李逵。”

红军的内部机制给了这位李逵式战将最大的施展空间。在红军内部，早期决策大多采用民主方式，然而在军事领域，这种方式多有弊病。例如一次攻打县城，军委展开讨论，大家都主张攻城，唯有彭德怀反对。最后依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，依然还是攻了，结果攻城部队差点全军覆灭，红五军总共伤亡了300余人，11个大队长有9个负伤。

由于被证明行不通，这些不切实际的所谓军事民主不能不受到质疑，尽管在各连仍有士兵委员会，各级领导的作战意图须向士兵委员会公开，有时还要听取他们的意见，但到军部一级，大事已基本只由军长和党代表定夺了。

作为彭德怀的搭档，滕代远平日里对军事行动基本不干预，所以在红五军里，主要都是彭德怀一个人说了算。

战场上，老彭拥有足够的指挥权限。只要他认准了能砍，就可以抡着板斧毫不犹豫地砍过去，而且是排头儿地砍，一个也不让漏掉。转眼之间，目标中的几座县城都被他收入囊中，湘赣边根据地也由此进入了全盛期。

1930年夏，宣布成立红三军团，军团下辖红五军等三个军，彭德怀出任军团长，滕代远任政治委员。成立红三军团后，彭德怀挥师西进，以令人眩目的速度先后攻占7城，再次在湘鄂赣大地上刮起了一股强劲的红色旋风。